



可以茶清心

合肥 许春樵

一杯茶，他说刚炒好出锅的新茶，用炭火烧开的山泉水泡制的。青花白瓷茶杯的盖子轻轻掀起，一缕清香扑面而来，色泽天然茶叶在水中绽开花形的嫩芽，茶汤碧绿，轻轻抿上少许，即刻满口生香。山泉水泡制的茶汤清甜绵软，清冽甘爽，最初感觉是，成语“沁人心脾”肯定是由此得来的。

多年来我一直游走于大江南北，要是来到淮北、皖北，朋友们最先安排的是喝酒，上了酒桌，如同上了水泊梁山，双杯、走杯、通关、炸雷子，一直喝得你四肢麻木、满口胡言、不省人事、肠胃出血，是谓“感情深，一口闷；感情铁，喝出血”。而

到了江南，江南的朋友首先考虑的是用什么样的好茶来待客，对于尊贵的客人，每人沏上一杯上等好茶，要是一般朋友或乡亲邻里来了，就泡上一壶茶，然后倒进一个个小杯子里，分而饮之。我们在皖南茶农家接受的就是贵客的礼遇。

江南也喝酒，但很含蓄，敬酒而不拼酒，性之所至，随意而为，即使喝了酒，酒后的待客之道还是喝茶，喝红茶，红茶是暖性的，养胃健脾，以利解酒；而在江北喝完烈酒后，即使坐到了茶楼里，也不喝茶，而是喝红酒或啤酒，成捆成箱地喝，是谓涮涮胃，那种雪上加霜的酒精将以最快的速度让你就地趴下。江北人的豪爽体现在先让自己喝倒，一旦主客都喝倒了，那就算是待客的最高境界了。

酒让人热血沸腾，茶让人神清气定。江北人粗犷豪爽，江南人精致细腻，这种文化性格的差异突出表现在生活方式的不同，而生活方式不同的典型

特征就是以酒和茶的生活细节选择来体现的。一般说来，酒以“喝”来命名，而茶则以“品”为叙事形态，喝酒与品茶，动作、姿势、情绪、状态、心境是完全不同的。

江南喝茶是有讲究的，客人进门先敬上一杯茶，春夏新茶上市，以青花白瓷为杯，讲究色香味三位一体，而到秋冬季节，品茗老茶，当以宜兴紫砂杯或紫砂壶泡制，一是保温，二是还原茶叶的原味。在江南，泡茶的水甚至比茶叶更重要，山泉水最好，次之为井水，而加了漂白粉的自来水泡茶是无法容忍的。现在大都市里茶楼林立，而且讲究功夫茶，且无限拔高为“茶道”，江南的民间很不以为然，日本人醉心于茶道，是因为他们没有茶，所以才把茶当酒喝，有故弄玄虚之嫌。

春天在江南品茶，品茶地点不只是一个背景，而是品茶的一个重要内容，春暖花开季节，通常在树下，在溪边，在月下，当我们在皖南山区溪边老树下，捧着青白茶杯，临风近水，慢酌细饮，沉浸于茶香四溢中时，你就会觉得在城市的茶楼里简直就不能算喝茶，猩红的灯光，暧昧的表情，做作的姿态，混杂的烟酒味让人如同置身于一个封闭的罐头盒里，那种自来水泡制的长途跋涉而来的茶已经被篡改了味道和性质，那顶多算是概念化的喝茶，像是一种仪式。

清代有一把宜兴茶壶，壶盖上刻着“可以茶清心”，这几个字概括了江南人品茶的全部内涵和韵味，它以一个环文句环绕壶盖，每一个字都可以打头，“以茶清心可”“茶清心可以”“清心可以茶”“心可以茶清”。茶酝酿了江南人优雅、宁静、精致、细腻、浪漫的文化性格，也在塑造着中国人“宁静致远”“天人合一”的人文理想。一种生活方式注解着一种文化气质，要想体验这一判断，就到江南来品茶。

长江分南北，南北是一个地理概念，也是一个文化概念，当疾走如风的江北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时候，临水而居的江南人更多地是在庭院深深的树荫下品茗嫩绿的新茶。前些天，坐在皖南山区的一个茶农家烘焙春茶的篾瓮前喝着清香弥漫的绿茶，想起朋友的约稿，灵光乍现，对一行同道说：江南江北是以茶和酒划开界限的，而不是长江。

一行人一头雾水。

黄昏来临的时候，山谷间云雾缭绕，山脚下是经年不息的溪水声，住在溪边四十多年的茶农说他能听见溪水经过大小石头的不同节奏，这让我们很惊奇。过了一会，淳朴的茶农又给我们每人端上

在水边

合肥 胡玲

我喜欢在水边走动，由来已久。

小时候住在山里。那是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。山，连绵不断；水，浩浩荡荡。

山脚下的那一条大河对河东的百姓非常眷顾，它在连接河东长途汽车站与河西县政府广场的桥下形成一道河湾，河湾边是沙滩，面积颇大。河东河西的人都喜欢到这里来洗菜洗衣服、挑水，名曰“下河湾”。

我姥姥家住河东，所以我们小孩子到河边去玩，是很容易的。我一般都在夏天随着小孩子一起去，这样，我们可以脱掉鞋子，打着赤脚，跪在河边，用胳膊圈小鱼玩。河水清亮亮的，映得人也是清亮亮的。我至今还记得河水流淌的声音，哗啦哗啦，充满欢歌笑语。“看啊，你看她家的男人多勤快啊，洗这么多衣服。”一个上了年纪的女人大大着嗓门夸道，接着就是一连串的年轻女人们的赞叹声。我在忙中抬眼看了看，看见一个年轻小伙子害羞地低着头，在用棒槌捶打着衣服。如果不是那衣服温柔地“望”着他，“拽”着他，他一定会在赞叹声中逃走。那时，山里的男人要么挑水，要么上山砍柴，很少有洗衣服的，他们认定这可是女人的活。

我们小孩并不去理会大人的事儿。河面很宽，一小圈河水暂时离开那奔流不息的河流，在我们的胳膊下面唧唧细语，温情脉脉。我们圈了小鱼，观看着它们，我们似乎对小鱼很有吸引力，它们快乐地摆动着小小的鱼尾，在我们的胳膊里游来游去，没有离去的意思。然后我们又去翻石头，捉小虾，看谁捉得多。谁捉的小虾多，说明谁捉的“土匪”多。相传解放前这一带出了一个大大土匪，他干了很多坏事，令百姓切齿痛恨。解放后，他藏在这河水上游的一个山洞里，由他一个儿子给他送吃的。这样，一直过了十

一年。后来，他儿子送腻了，又逢灾年，他儿子自己也缺吃少喝的，且良心也不断地受折磨吧，就告发了他。结果，这个大土匪自然是被枪毙。据说，枪毙他的那一天，县政府广场人山人海，很多人都轮着胳膊要敲打他的脑袋。如此，我们小孩子自然不会对“土匪”小虾子们心慈手软——最后，我们将捉到的小虾子统统放到山路边的草丛里，喂给了野猫。

这条河水很深，姥姥担心我一个人去河边玩，不安全，就吓唬我，说河里有“水鬼”，“水鬼”很厉害，会将小孩拖进水里淹死的。我没有被“水鬼”吓倒，照旧去玩。有一次，我一个人从河湾上来，沿着山壁往家走，正走着，忽然发现山壁上爬着一只丑陋的绿色家伙，当我看着它时，它也瞪着一双小眼睛盯着我，我吓坏了，四周没有人，石壁湿漉漉的，上面的茅草在颤抖，左右晃荡，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“水鬼”？我慌得拔腿就逃。跑回家，气喘吁吁地对姥姥说，我看见“水鬼”了。姥姥迷惘了，她将我紧紧搂在怀里，问，“水鬼是什么样子的？”我也说不清，只说是绿色的，很大，很吓人。长大后我才明白过来，那天看到的不过是一只大壁虎而已。不过，那天我被姥姥紧紧搂在怀里的感觉，很温暖，难以忘怀，也很不好意思，我将姥姥也吓坏了。

后来，我回到城里上学，还是喜欢到水边玩。白天，我喜欢看人在水里游泳，羡慕他们的身体能被水洗得干干净净，喜欢看人在岸边垂钓，羡慕他们的眼睛被水照得明明白白；夏天的夜晚，喜欢和小伙伴在塘边捉萤火虫，相信萤火虫一定会把池塘边的童话带到我的房间。

水边的趣事越来越多，甚至我都觉得神仙也喜欢到水边玩。有一次，我和女儿去九溪十八涧游玩，

那里树木高大葳蕤，溪水蜿蜒曲折，远处的山影影绰绰，恍如仙境。真美啊！我话音刚落，就有两位年过半百的游客走过来，其中一位指了指我手中的照相机，操着吴音说，那当然！照相哇，给你们俩合个影好哇。我喜出望外，没想到在这么清幽的地方还碰到这么热情的人。他俩不仅帮我们拿好东西，还客客气气地对别人说，不好意思，让一让，马上就照好。游人们也不恼，好像我和女儿是到他们家做客一样，他们理应慢悠悠地让开，到别处去观风景。照完像，我和女儿整理好东西，再四处张望，那两位面相清爽友善的游客已不见踪影。噢，那两位游客是神仙下凡吗？我疑惑地说道，女儿笑我痴。

随着时间的流逝，我的心情就像流水一样，悠悠长长。三月的一个午后，阳光照着包河水面，菹草在绿水里摇曳。我从赤阑桥走下来，坐在水边，聆听着旁边三个帅气年轻人吹奏音乐。其中两个人吹箫，另一个人吹着笛子。他们合奏的《牧羊曲》，婉转悠扬，从水上袅袅升起，直入人心，令人心醉，此时，你会觉得午后的阳光，包河的绿水，卧在水边的黄色迎春花，还有坡上的玉兰花都是多么宝贵。三个小伙子吹了一曲又一曲，他们已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，物我两忘。他们是谁，从哪里来，到哪里去？他们之所以坐在这里，是因为包河不是一条普通的河，赤阑桥也不是一座普通的桥吗？我知道，它们有自己的思想深度，而在这停留的人也把自己的思想加了上去，以至于河，越来越深厚，桥，越来越高。今天，我们坐在它们身边沉思默想，是多么值得，多么惬意。

常在水边走一走，能遇到许多趣事、雅事，它们如同珍宝，滋润着我的心灵，让我的心灵像水一般铺展开来，形成一块明镜，能够接纳万事万物。